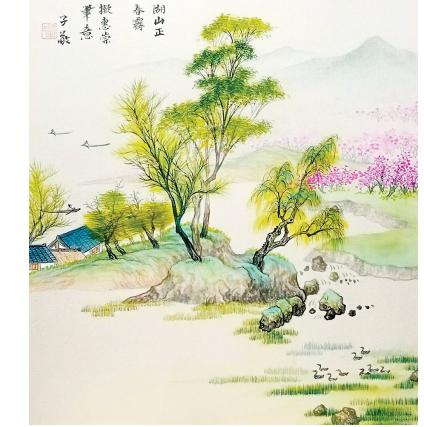


常去国外旅行,出发前总要盘算在异域的衣食住行,唯独

语言交流不用费心,因为不懂英语,不需要精确,随意表达,大胆容错。机场里寻找“check-in”办理值机,买东西询问“How much”,然后由计算器讨价还价;记住几个常用单词,连“万能句子”都不需要,遑论语法。当然也会闹乌龙、出洋相,但一笑而过,彼此理解就行。或许错误叠加,弄假成真,遥想当年华人的一句寒暄语“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如今已然在美国成了通用语。

生活往往与不精确结伴同行,算无遗策、毫发不爽的只能是计算机。人们在不冷静时、慵懒时或疲惫时,容易犯错;即便精神状态正常,也会鬼差神使、猝不及防地发生舛误。前不久在英国伊斯特本七姐妹岩,相机屏幕上突然跳出“存储卡已满”,我携带的佳能R6内有两张卡,切换时提示需要格式化,误以为是一张新卡,不假思索地点击下去,进度条疾速移动,却将此前十多天拍摄的图像尽数抹去,三千张照片顷刻间化为乌有,懊悔自责,不能自己。回沪后找了专家,经过软件扫描,数据恢复,挽救照片千余张,也是为自己的过失找了一处容错空间。

容错率有时也会严峻地归零,毫无回旋余



湖山正春
(中国画)
章子敬

女儿独自在上海工作,牵挂是自然的。正想着元旦假期去看她时,女儿发来了视频邀约:“老爸,你和老妈来上海过元旦吧。”她说,我和她妈喜欢喝的崇明老白酒都已经买好了……两个来小时的高铁一晃而过,我们到女儿家时,她端上桌来的大闸蟹还烫手。灯光下,一家人围坐桌前,一杯崇明老白酒倒上,甜丝丝的酒香飘荡,怡情悦人。崇明老白酒,是以崇明盛产的糯米为原料,传承古法技艺、生态酿造的低度甜酒。“名扬江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据说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女儿知道我好这一口。

“一杯有味功名小,万事无心岁月长。”想到第一次喝到崇明老白酒的情景,那段记忆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又来了,”已不年轻的妻子舒眉展眼,“你都已忆过多少遍了?”女儿咂巴了一下嘴,笑出了声。

第一次喝到崇明老白酒,是在崇明城桥镇东门小学旁的小餐馆里——那时崇明还未撤县设区,醇厚、朴实,甜中带着些许的酸味。那是2000年暑假,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办的大型综合

人才招聘会上,妻子递出的简历得到了崇明

现在的江南已经很难在隆冬季节看到漫天大雪了。从前则不然,进入腊月后,只要天气持续阴沉沉、冷飕飕,不知不觉雪花就飘了下来,先是细粒状的雪珠,继而就膨胀开来,如米粒膨胀成了米花,形态越来越大,终于有了“鹅毛大雪”的气势,下了一阵,体积略微收缩,密度却越来越大,瞬间天地一片混沌。孩子们可不怕这混沌一片的大雪,反而欢呼雀跃着冲出家门,在街巷里蹦跳着,叫唤着,巴望

县教育局的回应,东门小学有意向接纳。我们是去学校实地参观了解的。东门小学是新建的一所公办小学,绿地、花园、场馆、操场掩映在枝叶扶疏中,女儿说校园环境优美,她至今还有印象,妻子当时更关注的是建筑新颖、校舍洋气、设施一流,特别是功能齐全的专用教室让她耳目一新,连说先进。

一杯崇明老白酒

夏明

其时,经过几年打拼,我已在上海立足,将一家小公司经营得有模有样,妻子则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独自带着女儿……我一直希望早一天将她们接到身边,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眼看着就能调入上海,也许是心情高兴,妻子那天多喝了两杯老白酒,竟然醉了。回程时睡了一路,到浦东家里时脸还是红扑扑的。她说,没有想到米香浓郁、入口绵甜的老白酒会有这么大的后劲。

崇明,有“东海瀛洲”之誉,与上海浦东隔水相望。说起来比浙江的老家近了许多,可往来实在不便——当时长江隧桥还没有

不确定性,通过模糊控制,动态调整优化,使设备保持高效运转。人们并不因为容错而懈怠,无所作为。古代犹太人靠手抄《圣经》将其代代相传,今天在以色列仍可买到手抄本。计算机复制近百万字文本可以分毫不差,但握笔手抄一遍,大概率错误难免。犹太人发明了一套有效的纠错方法:他们将每个希伯来字母对应一个数字,在抄写过程中和完成后,通过计算特定行、列或整页文字的数值总和进行校验。抄完一页《圣经》后,抄写员会核对这些数值总和是否与原文一致。如果某个位置出现错误,相应的行或列的校验数值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帮助发现和定位错误,确保抄写的准确性。

在按部就班的世界里,差错有时会偷偷打开一扇窗。15世纪20年代,威尼斯学徒乔瓦尼误将用于火药的硝石(硝酸钾)当作纯碱倒入熔炉,浑浊的绿玻璃竟变得清澈如泉,透明玻璃由此诞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精确需要花费心思,与差错共舞,也是一门煞费苦心的艺术。意大利设计师制作的“小破箱”就是一例,旅行中行李箱总是容易碰撞破损,没用几次就伤痕累累。设计师针对

为一首诗奔赴一座城,在我的旅行经历中大概是比较别出心裁的一次——这座城是皖南宣城,这首诗是李白的《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到达景区,穿过一座三间四柱、题有“北楼远眺”匾额且高大轩昂的牌楼,登上树林茂密的陵阳山,那幢深红基调的重檐歇山顶建筑——谢朓楼,终于映入我的眼帘。

谢朓是南北朝时南齐的著名诗人,开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代新风。公元495年,谢朓出任宣城太守,在陵阳山上构筑高斋作为自己处理郡务、起居休憩之所。史载:谢朓“视事高斋,吟咏自若,而郡亦治”。现存《谢宣城诗集》中三分之一的作品便是他在宣城两年间的创作结晶,诸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名句,既萧疏淡远又摇曳多姿,亦可让后人想象当时宣城风光的秀美清丽。为纪念谢朓,唐代时重建此楼,因其在郡署之北,称其为北望楼,或叫北楼,又称谢朓楼、谢公楼。

李白曾多次登临谢朓楼,他渴望自己的诗能像仰慕的谢朓那样,拥有清新秀逸的风格。天宝十三年(754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今南京)出发来到宣城,写下名篇《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宣城的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尽入笔端,也抒发了他因在长安遭权贵排挤弃官而去、因而更加怀念前贤的孤独之

容易被磕碰的地方作了碰撞处理,将未来的落拓转化为当下的勋章:整个箱体凹痕遍布,外观如同被暴力托运过,“战损”外观。生来如此,再撞一个坑也无所谓,新伤旧痕浑然一体,将旅行箱破损容错空

间做到极限。“小破箱”甫

一面世,便成为一种酷炫的潮流。古人曾感叹“堪嗟岁月蹉跎久,却悔尘寰错误多”,而今天,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不求完美,懂得容错,或许才是人生旅途中最大的智慧。

糯米粉。记得

母亲曾给我们猜过一个谜语:

“石山低、

石山高,石山

腰里雪花飘。”谜底就是

磨糯米粉。

很形象,所以

印象深刻。

且说磨粉是

个很具诱惑力的劳作,

有成就感,

也有福利。

福利就是磨出的粉经细网筛

出的“渣头粉”,

可以摊饼,

归劳动者现吃。

家长们通常都

让放寒假的孩

子们来操持。

记得那时

我们家就须磨

二三十斤的糯米粉,

要不然是对付

不了这个年景的。

那时我家有两具石

磨,一大一小,各有用途,

皆摆放在厢房里,偶尔磨

一点米粉或豆浆。

米粉用于幼儿蒸米浆之用,须

新米上市之际,那磨出的

新米粉喂婴儿最是妥帖。

及至我们都脱离了婴儿

期,磨新米粉之事便歇

息。至于磨豆浆之事,

自从对门开了家豆浆铺子有

了现成热豆浆供应后也基

本不用,要浸豆、研磨、滤

浆,好生烦琐哟。

及至秋后,石磨才

有枕戈待旦、摩

拳擦掌的状态,

那时节街巷里

时不时会响起一声声

吆喝:“锻磨子啦——”

因为石磨用久了会变得迟

钝,磨合面的纹路渐次磨

平,磨粉就累且粗糙,这当

儿“锻磨子”成为必须,如

苏州郊外金山一带盛产优

质花岗岩的石匠便是锻磨

高手。石匠手段老练,不

到一个钟头就能把磨子锻

得像模像样,临行还会爽

然道:“这磨子利索了,连

铁珠也能磨成粉呢。”

这糯米啊,预先都浸

过淘过,晾干了的,磨起

来并不艰难。只要掌握

节奏,一手推磨,一手喂

米,就会均匀地磨出粉

来。那雪白的粉沿着上

片和下片间隙慢慢地析

出,在磨槽越堆越多,用

柴帚扫入容器。这是磨

身的考虑,蓝色的桥拱横跨宛溪河两岸,耀眼夺目,器宇不凡。然而,现代的钢构水泥桥想重现历史古韵实在是难为设计者了,也不现实。更令人失望的是,桥下宛溪河两岸的树木野蛮生长,荒草丛生,满目凄迷。河水虽不至于黑臭,却也是浑浊的。这与“诗仙”的歌咏相比,难免有煞风景。

坐上网约车离开凤凰桥,司机听我对宛溪河发的牢骚,便和气地说,鳌峰公园内的那段宛溪河经过整修,还是不错的。于是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说来有意思,这座公园也是周君南主政宣城时修建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宣城唯一的一家公园。尽管他当年曾将重建后的凤凰桥命名为南惠桥,多少有些自夸政绩的含意,但毕竟是为这座皖南名城做了几件好事。刚下过一场小雨,傍晚的鳌峰公园景色清幽。我很快便在一大片坡地旁找到了与凤凰桥下的河流截然不同的宛溪河。这是2010年宛溪河相关流域环境治理的成果,河水在这一段清澈澄碧,静静地向前流淌,两岸柳浪成荫,花木茂盛。黄昏时分游人稀少,走在长长的褐色木质步道上,异常舒适;间或鸟儿的几声啼鸣更显周遭景致的幽静,多少接续了李白诗歌的古韵。

古人多美意,今人亦有情,惟其如此,才不负谢太守、李太白对宣城风物的倾心赞美。

别做“行走的烟囱”

走在街道上,常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手夹香烟,边走边吞云吐雾,刺鼻的烟味四处弥漫。我把这样的人称为“行走的烟囱”,他们把公共空间当作私人吸烟室,完全无视周围行人的感受,将二手烟强加给别人。数据显示,二手烟中含有69种致癌物,这些危害并不会因为是在室外就消失。边走边吸烟,折射出的是公共意识的淡薄,他们无视别人的健康,将公共道路视为可以随意污染的空间。这种对公共空间的侵占,实质上是文明素养的缺失。城市文明需要每个人的维护,不做“行走的烟囱”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公民责任感的体现。

磨,一大一小,各有用途,皆摆放在厢房里,偶尔磨一点米粉或豆浆。米粉用于幼儿蒸米浆之用,须新米上市之际,那磨出的新米粉喂婴儿最是妥帖。及至我们都脱离了婴儿期,磨新米粉之事便歇息。至于磨豆浆之事,自从对门开了家豆浆铺子有了现成热豆浆供应后也基本不用,要浸豆、研磨、滤浆,好生烦琐哟。及至秋后,石磨才有枕戈待旦、摩拳擦掌的状态,那时节街巷里时不时会响起一声声吆喝:“锻磨子啦——”因为石磨用久了会变得迟钝,磨合面的纹路渐次磨平,磨粉就累且粗糙,这当儿“锻磨子”成为必须,如苏州郊外金山一带盛产优质花岗岩的石匠便是锻磨高手。石匠手段老练,不到一个钟头就能把磨子锻得像模像样,临行还会爽然道:“这磨子利索了,连铁珠也能磨成粉呢。”

记得我等兄弟姐妹操持磨粉得延续几天,大磨小磨同时开工,一片好听的“咕噜”声,还有说笑声,连哥姐背唐诗和外语、弟妹哼童谣的声音也夹杂其中,暖了厢房,暖了窗外凛冽的寒风和飘扬的雪花。

